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托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

卻說楊乃武被小白菜攀供之後，在堂上受了三十大板一夾棍，痛得死去活來，下在監內。起初命王廷南去報知家中，使妻子、姊姊到來設法相救。直待廷南去後，猛然醒悟，暗想自己尚未定罪，如何可以到別地去鳴冤呢？而且劉知縣要陷害自己，究竟是個知縣，不能有大權，將來勢必解省，經過許多衙門，難道也似錫彤般糊塗，同自己作對不成？自可反平，何必使詹氏、葉氏發急呢。兩個女子也不見得有什麼計較，又加著劉知縣既要害自己少不得吩咐禁卒，不許有人前來探視。即使他們到來，也不見得可以進監相會。就是可以進來，也得化著大錢，何不留著徐為將來訴冤之用呢，這時豈不白白的擲諸虛牝？這般一想，覺得方才命廷南回去喚詹氏等來多事，因此今天見了詹氏、葉氏即吩咐她們回去，只留廷南在餘杭打探音信。詹氏等出了監後，乃武因足踝昨天被夾，很是疼痛，不能立起，便睡著靜靜思想計較。不覺到了下午，已是申末光景，方有差人下來，把乃武提上堂去。到了堂上，見劉錫彤高坐大堂，小白菜、喻氏等眾人，都跪在下面。乃武也只得跪下。劉錫彤把面一整，謁道：「楊乃武，我勸你還是把毒死葛小大的情由，好好招認，免得皮肉受苦，本縣替你筆下超生。」乃武暗想：「憑你軟勸硬嚇，我總不認在身上，瞧你有什麼辦法？」便搖頭道：「太爺，怎能聽了葛畢氏一面之辭，即以奸出婦人口莫須有三字，認定了我是個凶手呢？」錫彤冷笑道：「本縣知道你不肯招認。你說莫須有之事，怎地葛畢氏不供了旁人，定得供了你楊乃武呢？何以原告見證，都不說葛畢氏同別人通奸，說是你楊乃武呢？如今葛畢氏也在下面，你可同她對來。」說畢，又向小白菜道：「葛畢氏，那時楊乃武怎地交付毒藥，害死小大，細細同乃武對來。」小白菜昨天對乃武，究竟有些內愧，可是昨晚又聽了林氏的甘言蜜語，說是倘不咬定乃武，非惟不能做知縣媳婦，而且性命不保，要受凌遲剛刑。倘是說了乃武，可以脫罪，同劉子和結為花燭。小白菜信以為真，怕著要受剛刑，便昧定天良，咬定了乃武，聽得劉錫彤命自己同乃武對已，即咬定牙關，向乃武道：「二少爺，事已至此，也不必再瞞了。那一天你交一包毒藥給我，說是下在小大吃的東西之中，毒死了小大，便可以白首諧老。衙門之中，都有二少爺承擔。我一時糊塗，聽了二少爺的言語，弄出事來，二少爺如何反不承認起來，要害我坐一個謀親殺夫的大罪呢？」這幾句話，把乃武氣得渾身立抖，忍不住罵道：「好個淫婦，我楊乃武何等待你，今天不思知恩報德，反攀咬于我，你的天良何在？」正再欲詆罵，劉錫彤早用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好，楊乃武竟敢在大堂之上，耀武揚威，目中無人，不給你些厲害知道，諒你也不肯就招。」即一面把小白菜提下堂去，一面命差人把天平踏杠取上堂來，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招也不招？本縣要用大刑咧。」兩旁差人，都齊聲嚇著乃武道：「快些招吧，天平可不是頑的。終久是個要招，何必受零碎的苦痛呢？」無如乃武咬定牙關，不肯認在身上，只叫著冤枉。劉錫彤頓時把簽筒都擲下地來，連連喝道：「快將他上了大刑，看他可再刁賴？」差人聽得，立即把乃武架上天平，下了踏杠。這天平踏杠，非同小可，便是江洋大盜也禁不起，何況乃武是個瘦怯怯書生，早大叫一聲，立時昏死過去。何春芳一見，忙目視錫彤，錫彤即吩咐鬆了刑具，差人又取過一盞冷水，向乃武一噴，卻仍不見醒轉，錫彤見了，恐乃武死掉于自己大為不便，心中慌了起來，忙命差人們取了醋灰，在乃武頭邊一潑，一股焦辣辣的酸味，直沖進了乃武五官，乃武方悠悠醒轉，只是已氣息奄奄，眼見得不能再問，便仍命帶進監去。

錫彤退堂，到裡面橫在煙榻之上，心中發怒暗想：乃武不肯認在身上，如何是好？定得想一件刑具，十分難愛，又不致命，方好屈打成招。倘是要致命的，不要如今天一般的險些兒死掉，沒有招出口供，便刑訊斃命，自己罪有應得，如何是好？忙命人把師爺請到裡面，把個心思，說了一遍。何春芳一面拈著幾根鼠鬚，一面笑道：「東翁，楊乃武是何等樣的人物，那裡肯隨便把個死罪認在身上，自然不是兩三堂可以完畢的事情，非得把他逼得受不了刑訊，方能屈打成招，東翁不須心焦，明天也不能再審楊乃武。今天上了天平，險些死掉，明天身體自未復乏，不要又一用刑，真的送了性命，那就糟了。不如停著幾天，再審一堂，將不致命的刑具，用一個看，瞧他如何？若仍然不招，再過幾天，我有個主意，將一個大盆燒紅了炭，把一寸長的小烙鐵，炙得紅了，在他不致命的地方，烙將下去。這個刑具，既不送他性命，卻痛得難受，任他是銅筋鐵骨，也受不得，就不怕他不唯唯招認了。」錫彤聽得，早連稱好計，即吩咐春芳前去預備，準備應用。春芳答應出去。

卻說乃武回到監中，只是呻吟。禁卒們早奉著錫彤命令，把乃武好好休養，免得乃武受刑不起，死在監內，不能逼得口供。過了一天，乃武傷勢稍稍好了一些，以為今天又得出去審問，候到晚間，卻不見來提，心中很是奇怪。一連幾天，并不升堂。乃武兩次受的刑傷，倒也漸漸好了一些。又過了一天，錫彤依著春芳的言語，升堂把乃武吊出監來。這一次卻并不把小白菜提出，一同審問，只把葛文卿、喻氏等又問了一遍。葛文卿那裡知道原由，都認作乃武正凶，便都叫著冤枉、求大老爺伸雪，將奸夫楊乃武抵小大的性命。錫彤即向乃武冷笑道：「楊乃武，可曾聽得，你難道還刁賴不成？」乃武即也冷笑道：「請問太爺，他們都瞧見我同葛畢氏通奸的嗎？」錫彤把臉一紅，喝道：「好一張利口。」即吩咐差役，將乃武打了二十皮掌，打得乃武口中噴血，牙齒落下兩個，兩腮腫起，錫彤又冷笑道：「楊乃武，在本縣面前，也不容你刁賴，快些招來。」乃武也不理會，只是喊冤。錫彤大怒，又把乃武打了四十大板，夾了一夾棍，痛得乃武躺在地上的亂哼，面如黃蠟，又昏了過去。便有差人仍把乃武噴醒，錫彤知道乃武不肯招認，便依舊命人們乃武收在監內，待養息好些再審。葛文卿等，也暫時收監，又過了幾天，將乃武又提出監去刑訊了一番，可稱謂遍嘗刑具、倍受荼毒，仍沒有審得乃武半句口供。再停了幾天，錫彤已同春芳商定，倘是常此不決，上司知道，很不方便，今天非得用了炮烙酷刑，使乃武禁受不起，屈打成招，方能把事情了結，便起鼓升堂，將乃武提上堂來。春芳早把火炭烙鐵準備就緒。錫彤即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楊乃武，瞧你不出，如此熬得起疼痛，刁賴不招，今天倘再不招認，本縣自有處置你的法則，快些招來。」乃武這幾天，被錫彤打得遍體傷痕，雖說總得休養幾天，那裡能得平復，聽得錫彤如此說話，并不理會，只叫著冤枉道：「叫我招出些什麼來呢？」錫彤冷笑連連，喝一聲來，把火炭抬上堂來。乃武一見，早打了一個冷噤，暗想今天不知又得用什麼酷刑？只見幾個差人，上來把乃武衣服剝去，一個指著一塊長約寸餘，闊有五分的烙鐵，已燒得如火炭般通紅。錫彤喝道：「楊乃武，招是不招？」乃武不住的叫冤，錫彤即把手一指，喝一聲用刑，頓時一個差人，將烙鐵在乃武背上一落。只聽得唯之的吱，一股焦臭，直沖上來，乃武那裡受得起這般疼痛，慘叫一聲，眼前金星亂進，只痛得心如油煎，好不難忍，斷斷昏去。錫彤見了，忙命取去烙鐵。

乃武悠悠醒轉，覺得灸的一塊肉上，好似針刺一般。只聽的錫彤又大聲喝道：「快些招來。」乃武還未答言，第二方烙鐵，又在乃武背脊之間落下。這一來，任是鐵石人兒也忍耐不住，乃武到此地步，知道招也是個死，不招也是個死，不如招了，將來解到省內，或者尚有清官，可以平反冤獄，倒強似在餘杭縣衙內受這般非刑，便咬緊牙關，忍著疼痛叫道：「好，我就招了吧。」差人聽得乃武口稱愿招，即鬆去烙鐵，錫彤見乃武果然受不住非刑，愿意認在身上，心中大喜，忙又問道：「楊乃武，快些招來，你怎樣毒死葛小大呢？」乃武知道不招不成，便信口亂言，只說是因貪了小白菜的美貌，同她通奸，後來險些兒被小大撞見，心中懷恨。便起下毒心買了砒末，交給小白菜，要把小大毒死。後來小白菜聽信了自己，便將小大毒死了。這都是自己一時見色起意，因奸謀命，才犯下了這般大罪，這般的胡亂招了一回，錫彤又道：「你的砒末那裡買來的呢？」乃武聽得，不禁躊躇起來，這一句話叫自己如何回答呢？只是別的已是招了，這一些些，不如也胡說了吧，免得再受非刑，即隨意的道：「砒末乃是在倉前鎮上的愛仁堂藥店中買的。」又恐連累了錢寶生，只因乃武并不知道這事都是寶生一人弄出來的，怕害了寶生，即說自己假作買砒末毒鼠，買了十四文的砒末，交給了小白菜毒死小大。這般一說，卻可以說去寶生的罪名。錫彤聽乃武供畢，即命乃武畫了供。乃武執筆在手，暗想自己乃是屈打成招，畫供之後，死罪已定，將來如何可以超雪。便是上司是個清官，似這般的有枝有葉，也不知道是冤屈，如何是好呢？乃武究竟是個有計較的人，又是個好刀筆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暗道：「自己能寫一手蝌蚪文字，諒劉錫彤是

個捐班出身，決不識得。這些幕府，同劉錫彤氣味相投，也不是個通才，不會認得。自己何不名為畫供，暗中卻寫著蝌蚪文字，把屈打成招四字寫上，作為自己的畫供。這般一來，將來若有科舉出身之清官一見，認出了這供是屈打成招四字，當然要懷疑起來，自己或能因此超雪，也未可知。想得不錯，即提起筆來，凡是在畫供的地方，都寫成了四個蝌蚪文屈打成招。劉錫彤那裡識得，尚以為乃武押的花字，興匆匆的收過，仍將乃武釘鐐收禁。又把葛文卿、喻氏、三姑等眾人釋放回家，靜候音信，這般一來，何春芳的大功告成，把子和的一個死罪，使楊乃武頂了上去。

劉錫彤退堂之後，滿面含笑，在煙榻上橫下，心中很是歡悅。林氏子和也都知道乃武已經招認，不由得喜動顏色。錫彤卻知道這不過是第一步的事情完畢，以後尚得詳文入省，省內可能不批駁下來。同了將來部文如何，都得細細商酌，方能不出破綻。便吩咐僕人把何春芳請來，一同商議。不多時，何春芳進來，見過錫彤，坐在床上。林氏先向春芳笑道：「師爺，果然是個妙計，楊乃武把事情招認下來，我的好兒子的性命可不妨事哩。」春芳笑道：「話是不差，可惜事情還多著呢。詳文到省內，不知能否不遭批駁，這倒不是個問題，我看好歹又得花一些錢哩。」林氏道：「錢花一些不要緊，只要保了兒子的性命就是哩。」錫彤放下煙槍，向春芳道：「正是。師爺的話一些不差。我也因了詳文的事，須得同師爺商酌咧。」春芳想了一回道：「東翁，依我看來，這事難保不遭批駁，只是只要有錢，也不怕他批駁什麼，如今只得依實提了罪名，詳文到府，瞧他們如何。倘是沒有什麼風聲，那也完了。若是府上有些疑慮，當然要把案犯吊上省去，那時東翁趕快上省，設法運動舒齊，那就不妨事咧。」錫彤點頭道：「也只好如此。」春芳道：「東翁，尚有一件事，可得先去辦好，楊乃武既說是毒藥在倉前愛仁堂錢寶生處買的，那錢寶生可也得使他認下，不然，事情又不對了。」子和在旁聽得，點頭道：「這卻容易，只須我去說好哩，只是可犯什麼罪名？」春芳道：「罪自然有的，不過乃武說是假稱毒鼠，寶生的罪，便有也有限的了，不過是打幾下即完了。其實這打也是假的，是名稱罷咧。」子和即答應他去說妥。

明天，錫彤又坐了一堂，把寶生提到，問他可曾賣毒藥給乃武，寶生早由子和說妥，自然完全承認。這般一來，總算全案審理完畢。錫彤即命春芳擬定罪名，可以詳文上省。本來清朝一概案件，犯人所犯的罪名，知縣不過是擬，須由知府定奪，因此錫彤命春芳擬個罪名詳省，春芳領命，自去依了大清刑律擬了小白菜謀斃親夫，問了凌遲大刑。乃武依著奸夫起意殺死親夫，問了斬立決。錢寶生卻不應賣砒給乃武，照例杖八十，文卿也杖四十，葛三姑、喻氏等免議。刑罪擬好，又辦下文書，詳到杭州知府衙門。只待知府核定，詳文上撫巡衙門轉了刑部，批了下來，大事方能安定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